

数字化浪潮之下,99 公益日的变与不变



岩松/文

北京瑞森德社会组织发展中心理事
筹款人训练营运营主任

1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促进慈善事业发展,完善财税等激励政策。规范发展网络慈善平台,加强彩票和公益金管理。”通过数字化平台,助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愈发成为行业共识。

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公益慈善事业取得了长足地进步。民政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爱文在2021 中国互联网公益峰会致辞中表示,“近年来,通过民政部指定的20 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慈善组织募集的善款每年保持着20%以上的增长。”

据统计,2020 年募集金额达到82 亿元,比2019 年增长了52%。2019 年和2020 年,连续两年有超过100 亿人次点击、关注和参与了互联网慈善。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慈善事业的数字化进程,还存在着不均衡、不充分的挑战。

《公益数字化研究报告2021》的调研结果显示,虽然近七成公益组织负责人表示对于数字化有需求,但66%的公益组织投入数字化的金额仅在总募资额的1%以下。

2

面对汹涌而来的数字化浪潮,公益组织如何顺势有为?这可能要从公益数字化典型场景来分析。

场景1:信息交互从线下迁移到线上

福建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基金会通过支持学校打造高品质的校园阅读环境,让更多的乡村孩子们,掌握终身自我学习能力。

2020 年由于疫情影响,“担当者行动”无法在乡村小学开展各类项目服务。为了应对挑战,担当者行动团队联合来自全国的优秀教师、专家学者,共同打磨“橡果课堂”直播课。为乡村孩子搭建一个丰富广阔、有趣优质的线上教育平台。目前“橡果课堂”已开展74 节课,受益孩子超过8 万名。

好的阅读环境需要“有协助能力的大人”进行引领。2020 年起,“担当者行动”开设面向乡村教师的线上“儿童阅读推广师认证课程”,通过多种形式的专业支持,陪伴教师进行儿童阅读教学实践和持续研究。目前,已有超过7 千位教师参与其中。

互联网实现了跨地区的信

息实时交互,极大地拓展了公益的边界。各种在线课程,通过数字化技术赋能偏远地区的受益群体,让大山里的孩子也能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同时,也降低了公益组织的运营成本,提升了工作效率。

场景2:物理信息实现在线映射

蚂蚁森林是支付宝客户端的一款公益行动,用户可以借助APP 在线选择树苗种类和种植地点,并通过在线地图,观察树苗生长情况。这不仅提升了用户的参与感,也让项目的成效更加直观。

场景3:直接把业务场景迁移到线上

消费是人们最普遍的行为,在消费的过程中进行捐赠,助力公益项目,有助于公益成为公众的生活方式。阿里公益网店和公益宝贝都是其中鲜活的案例。

公益组织在开通网店后,不用交房租、水电费,还可以通过实物和虚拟产品销售,获得捐赠。而淘宝商家也可以通过参与公益宝贝计划,每完成一单交易,向公益项目进行捐赠。

这种消费捐的方式,不仅提升了消费体验,也让很多中小规模的商家可以便捷地参与公益,实现了公益组织、消费者和商家的多赢共赢。

公益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场景还有很多。不过,公益数字化并不是简单地业务迁移到网上,而是更多地“连接”和“触达”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更需要根据组织和利益相关方的实际情况来考虑。

例如,防止老人走失的GPS

手环,就不需要老人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复杂的设置,而是通过蓝牙传输其行动轨迹。一些肢体残疾人士无法使用智能设备,公益组织就要面对面的方式开展服务。但是服务的过程和成果,可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呈现。

3

提到公益数字化,就不能不谈到每年的99 公益日。

从2015 年至今,99 公益日已连续举办6 届,累计募集善款超过90.89 亿元,超过1.55 亿人次参与。这是中国参与人数最多的全民公益节日,已经成为中国的互联网公益样本。

在后疫情时代,99 公益日有哪些变化,公益组织怎样借助99 公益日实现价值最大化?这可能要回到99 公益日的底层逻辑去探讨。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葛镛坦言,99 公益日多方都投入大量资源,项目结束后很多资源遭遇搁置,这其实形成了浪费。资源不应只集中于99 公益日这3 天,要常态化运行。

为此,腾讯公益发起了以“520 一块做好事”为主题的公益活动。在5 月20 日-6 月3 日,收到的每笔不低于1 元的用户捐赠,都有机会获得腾讯基金会随机金额的配捐。

另外,用户还可以参与“公益打榜”。捐步数,公益问答、早起、静心时间、微笑和爱心里,都可以捐出来做公益。

可以看出,腾讯更希望通过丰富的接口(产品+场景)活化用户。同时,也借助财务披露、项目进展等门槛,推动项目运营更加规范,为用户提供更

好地体验。

中小规模的公益组织不妨将99 公益日看作一次测验和演习。用来检验自身的协调组织能力,并在过程中,提升产品设计、社群动员、推广传播、客户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成效。每个环节的数据,将成为今后组织数字化发展的基础。

对于有一定数据积累的公益组织,建议从发展战略的角度,从新定义99 公益日对于组织的价值,以此为契机开启数字化转型。以数据辅助决策、推动业务发展将是新的突破口。

尽管外部环境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是99 公益日基于社交场景,连接社会资本的模式不会改变。项目建设长期化,网络筹款日常化,项目进展及财务披露规范化是公益组织必不可少

的关键动作。

公益组织在制定99 公益日计划时,可以通过以下问题理清思路:

1. 在本届99 公益日中,我们最期待的收获是什么?
2. 如果没有99 公益日,我们怎么做才能达成上述目的?
3. 今年的99 公益日对组织未来3 年的发展有哪些重要影响?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尽管目前公益事业面临数字化工具薄弱、人才匮乏、资金缺乏等问题,但公益数字化是大势所趋。

如何利用数字化技术与工具,构建良好的生态格局,更好地创造社会价值,成为整个行业共同关注的新议题。

新时期城市社区治理困境分析



卢磊/文

民政部培训中心双师型讲师

从长期的实践参与和持续观察来看,当代社区治理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诸多困境和挑战,其也正形成着社区再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也是中央层面提出“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时代背景之一,对这些发展困境的深入分析也应是新时期社区治理创新实践和破题前行的基本前提。本文主要从体制机制、社区组织、社区民众、社会参与等四个方面对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困境进行了初步分析。

其一,社区治理体制机制不畅,多部门、多主体协作不力。一方面,社区治理所涉及的内容、

面向和维度较为多元、复杂,且基本都关切到社区百姓的切实需要,往往需要不同政府部门或不同科室的共同参与。但是,在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的现实场景中,较为普遍的突出问题就是不同行政部门或科室的沟通互动、主体协作较为薄弱。因此,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格局、大统筹,更需要多部门的联动协作,形成合力切实解决社区治理的老大难问题;另一方面,“条”“块”力量统筹不够。在基层社区,除党组织、居委会和服务站工作人员之外,还有街巷长、网格员、协管员、志愿组织等各类

队伍和基层人员,但是也存在工作浮于表面、不同力量各自为战等现象,其对于基层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实际作用有待提升。

其二,社区基层组织行政化严重,基础性主体力量功能缺失明显。一方面,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严重。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区居委会所承载的各行政部门下沉的社区工作事项,已大大超出其职能范畴及其能力范围,同时各行政部门的可用资源和服务力量却存在突出的“上悬”问题,也缺少对社区工作的专业指导和具体支持。社区基层组织事务繁杂、权责失衡突出、自治与服务功能大打折扣等现象突出;再一方面,社区规模划分不科学、公共服务效果欠佳。该区原有的社区规模划分显得很很不均衡、科学性不够,这使得治理难度有所提升。同时,社区规模无法与社区资源配置、社区管控能力和社区治理精细化要求相适应,满足不了居民群众日益增多的需求。绝大部分社区服务站的服务量较少,坐等服务造成人力资源和服务场所的浪费,

主动服务或上门服务基本缺失,这就导致了居民满意度较低和获得感较弱的突出问题。

其三,社区共同体权利意识和公共精神一升一降,社区自治水平较低。一方面,随着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和民主意识的增强,再加上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他们对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的期待增长,其利益诉求表达意愿越来越强烈,逐步倒逼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的更新、迭代和升级。而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的多元化,也使得社区议事协商的难度有所增加,这在老城区的治理中较为突出;另一方面,在现实处境中,较多居民对于参与社区建设处在沉默或观望状态,公共精神乏力且参与渠道较少。当前的社区共同体更多停留在概念层面,社区冷漠现象相对普遍。同时,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机会、渠道和平台也相对较少,亟待建立社区居民互动、互助、自治平台,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搭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组织化平台。

其四,社会力量缺少有效引

导,参与社区治理的深度、广度不足。一方面,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社会治理扎根性不足。这些年政府购买服务在引导社会组织助力社区治理和民生服务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补充了基层治理和社区服务的力量。但是,由于购买周期较短、项目设计持续性考虑不足等原因,也引起了更多讨论和反思。这就需要社会组织持续扎根社区,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助力解决社区治理难题,并与基层社区组织协力培育社区内生力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规范化发展,让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力量和社区社会组织的内生力量充分结合,助力社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再一方面,在地性社会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不高。这主要表现在各类驻区单位等社区内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的途径不清晰、积极性不高,党建共建联建在行动层面还亟待开发和拓展,需要开启和丰富辖区单位参与并受益的共益计划。

总之,理性客观地看待当前社区治理的发展困境是找到破解之道和创新之法的前提,也是构建社区治理体系的基础。